

414196



戲曲色

烏龍院

京 劇

1933

新曲选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 烏 龙 院

(京 剧)

周信芳 整理  
吕 仲 协助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216

烏 龍 院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96号

北京市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69·528 字数29,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1960年9月北京第1版 196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901—4,500册

定价(7)0.28元

## 目 录

### 編輯凡例

烏龙院（京剧）……………周信芳整理 吕仲协助（1）

### 附录

京剧《烏龙院》选曲……………許錦佑記譜（47）

談《烏龙院》的表演……………周信芳（51）

## 編輯凡例

一、編輯《戏曲选》的目的，是为了总结解放以来，在整理、改編和創作戏曲剧目方面的成績，以此向各地提供优秀剧本，和交流整理、改編与創作的經驗，从而促进我国戏曲艺术的發展与繁荣。

二、《戏曲选》所选的均是各剧种最有代表性的优秀剧目。它們經過長期舞台演出的考驗，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人民富有積極的教育作用。

三、《戏曲选》所选剧目，仅限于解放以来整理、改編的傳統剧，和創作的現代剧与历史剧。未經修改的优秀傳統剧目，不包括在此选集內。

四、在选定剧目时，除了衡量剧作的文学水平外，还考虑了它的舞台演出效果。

五、《戏曲选》除选入剧本外，还附有評論文章、选曲和剧照等，以便讀者从本集里，不但能够讀到优秀的剧本，还能了解剧本的演出情况。

六、《戏曲选》录入評論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讓讀者了解所选各剧的整理、成長过程，以及观众和戏剧界对它的評價。所載的評論文章的論点，力求鮮明、公正，但在某些間

題上，我們同意評論者與劇作者不同的見解并存。

七、《戏曲选》录入选曲的目的，是為了讓讀者了解所选各劇音樂上的特色與創造。但是演員所唱的詞有時和劇本上的詞有些出入，如要求完全服從劇本，曲譜便要受影響，故不强求統一。

八、《戏曲选》所选劇目，均已取得各省（市、自治區）文化局的同意，有的是他們直接推薦的。但是我國劇種劇目極多，群眾的創作層出不窮，很難在短時期內，擬出十分恰當的全目來。為了使這部選集更好地體現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精神，希望廣大讀者也隨時向我們推薦優秀劇目，並指出我們工作上的缺點。

九、為了滿足廣大讀者不同的需要，《戏曲选》分別以專集和單本形式出版。

我們謹向熱情支持與幫助編輯這部選集的各地黨組織、文化主管部門和劇團致以深深的謝意！並望今後繼續給予我們幫助。

中國戏曲研究院

1959年12月

## 人 物

宋 江	閻惜姣	閻 婆	張文远
晁 盖	刘 唐	吳 用	众 喽兵
酒 保			

## 第 一 場

四梁山喽兵引晁盖上。

晁 盖 (唱“点絳唇”)

权臣当道，吸尽民膏，

恨貪暴，聚集英豪。

攪一个、江翻海倒！(念)

豺狼当道扰万民，怒劫生辰綱内珍；

东溪村上風波起，搭救难忘宋公明。

某，托塔天王晁盖。只因弟兄七人打劫了生辰綱，不想大事泄漏，官府行文捉拿我等，多亏鄆城县押司宋江仗义送信，我等才得投奔梁山。林教头火并王倫，众家哥

刘 唐 遵命。(唱)

奉命去往鄆城县，  
山寨之事对他言；  
黄金百两書一束，  
順說恩兄到梁山。(下。)

晁 盖 (唱) 風云聚会倘如願，

吳 用 (唱) 共为黎民解倒悬。

众嘍兵、晁盖、吳用同下。

## 第 二 場

張文远上。

張文远 (念“数板”)

娇滴滴，脆滴滴，  
心中思想閻婆惜。  
今日去到烏龙院，  
牛郎織女会佳期，会佳期。

学生張文远。自从跟随师父宋公明进得烏龙院中，与閻婆惜一見鍾情；我二人来往甚密。这几日济州有公文到此，忙了数日；今日閑暇无事，不免到烏龙院中走走。

(唱“二黄平板”)

思佳人，想佳人，  
思想佳人常挂在心。  
移步兒来至在烏龙院，



叫声大姐快开门。

大姐开门来。

閻惜姣 (内) 来了。

閻惜姣上。

閻惜姣 (唱“平板”)

忽听双环响一声，

不知来的是何人，

用手兒开开了門两扇，——

張文远 (进门) 哎呀妙啊！(唱)

有劳大姐礼相迎。

閻惜姣 (关门，唱)

搬一把椅兒三郎坐，

張文远 (唱) 大姐玉体可安宁？

閻惜姣 (唱) 問三郎为何不到烏龙院？

張文远 (唱) 心中只怕一个人！

閻惜姣 (唱) 問三郎怕的哪一个？

張文远 (唱) 怕的师父宋公明。

閻惜姣 (唱) 那宋江他是狼来他是虎？

張文远 (唱) 非狼非虎惧怕他三分。

閻惜姣 三郎，你可好？

張文远 我好。大姐你可好？

閻惜姣 我也好。三郎这几日为何不到烏龙院中走走？

張文远 衙前有事，少来拜望。

閻惜姣 这也难怪。

張文远 啊，大姐，手中拿的什么？

閻惜姣 紅綉花鞋。

張文远 是哪个穿的？

閻惜姣 我媽穿的。

張文远 媽媽偌大年紀，怎么还穿紅綉花鞋？

閻惜姣 今天十四；明天十五，是我媽生日。作双花鞋与她老人家上寿的。

張文远 不是大姐提起，我倒忘怀了！如此說来，我明日礼到人不到。

閻惜姣 只要你人来，礼不来不要紧的。

張文远 如此說来，我礼到人也来。

閻惜姣 这不結了嗎！

張文远 啊，大姐，这几日衙中事忙，不曾来看望大姐，好像有許多言語要对你講啊。

閻惜姣 (微笑) 好吧，你隨我到臥房中去講。

張文远 哈哈！

閻惜姣 正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張文远 看是无晴(情)却有晴(情)。

閻惜姣 三郎，随我来！

張文远 来了，来了，来了。

張文远隨閻惜姣下。

### 第三場

众衙役 (內) 退堂囉！

宋 江 (內) 列位，少陪了。

宋江上。

宋 江 (唱“平板”)

鄆城县打鼓退了堂，

衙前来了我宋江。

卑人，宋公明。在这鄆城县衙当了一名押司。只因济州有公文到此，命所屬各县严防梁山。是我奉了太爷之命，叠成公案行文下乡，忙了数日，今日才得闲暇，不免去到烏龙院中散悶一回便了。(唱)

那晁盖打劫了生辰綱，

海捕公文来到了鄆城县大堂；

我也曾送信將他們来放，

放他們到梁山把身藏。

众好汉曾把那官兵抗，

好教我終日里挂念在心腸。

移步兒来至在長街上——

众街坊 (內) 啊，列位，你們来看，前面走的張文远，后面跟的宋公明，师徒二人同走一条道路，真真的令人發笑啊！哈哈哈！

宋 江 (唱) 又听得街邻說短道長。

列位請了。

众街坊 (內) 請了。哦，原来是宋大爷。

宋 江 正是。你們言講什么？

众街坊 (內) 无有講什么，不过是閑談而已。宋大爷进来吃杯茶再走罢！

宋 江 不用，不用。請了。——哎呀且住！听他們言道：前面走的張文远，后面跟的宋公明，师徒二人同走一条道路。……莫非是張文远这小奴才也到烏龙院中走走！噯，是非終朝有，不听自然无。（唱“平板”）

有道是“是非終朝有”，

街談巷議休放在心間。

移步兒来到了烏龙院——

呀！

青天白日把門关！

啊！青天白日为何将門紧閉？待我叫門。——大姐開門来。開門来。呔，開門来！

閻惜姣急奔上。

閻惜姣 誰呀？

宋 江 我。

閻惜姣 你是誰呀？

宋 江 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嗎？

閻惜姣 啊，是宋大爷啊？

宋 江 正是。

閻惜姣 你今天来的不凑巧。

宋 江 怎么不凑巧？

閻惜姣 这兒門上了鎖，鑰匙在我媽房里哪，有什么事明天再来罢。

宋 江 快取鑰匙開門，我要进来。

閻惜姣 那么你等着。

宋 江 （怀疑）不凑巧！

閻惜姣 (向內) 三郎快來。

張文遠上。

張文遠 大姐何事？

閻惜姣 你師父來了。

張文遠 (着慌) 這便如何是好？

閻惜姣 快去藏在我媽房裏，我想法子打發他走。

張文遠 你要快些呀。(下。)

宋江 (更疑) 快些開門，快些開門。

閻惜姣 來啦，來啦。

宋江 為何這樣慢吞吞的！待我闖進去。

閻惜姣開門。宋江進門兩面看望，并暗察閻惜姣的神態。

閻惜姣故作鎮靜。

宋江 (悠閑地哼着念書腔調) 呃……

閻惜姣 宋大爺，你今日進得院來，東瞧西看，烏龍院中難道有了歹人么？

宋江 不是啊。往日進得院來，到處收拾得干干淨淨；今日進得院來，畫也未曾掛，地也未曾掃。幸喜是我一人前來，若是同着朋友前來，成什麼樣兒啊！

閻惜姣 哦，您說往日進得院來，地也掃啦，畫也掛啦；今日進得院來，地也未曾掃，畫也未曾掛。您要知道，我的心眼里，壓根兒就沒有打算尊駕您來呀！（冷淡地先坐下。）

宋江 是啊，她沒有打算我來，若是打算我來，早就收拾干淨了。——大姐，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閻惜姣 喲！怎麼是我的不是了哪？

宋江 宋大爷进得院来，連个礼讓也沒有，你自己倒先坐下了。莫非有意輕慢宋大爷不成！

閻惜姣 哟！力把赶車——翻啦！——我說，宋大爷，这烏龙院乃是您的銀錢所置，有的是椅子，有的是凳子，你自己不会搬一把坐坐，难道說还要我抱着你、摟着你，这么大还要吃口“嘔兒”嗎！

宋江 哈哈，是啊。有的是凳兒，有的是椅兒，自己不会搬一把坐坐，难道还要摟着抱着不成！哈哈，倒是我的不是了。（搬椅靠近閻惜姣坐下。无聊地哼着）呢……

閻惜姣 宋大爷，你这算什么呢？

宋江 与大姐談談心兒。

閻惜姣 哟，我的耳朵也不聾，你說話我听得見；你要知道，我恼的就是这个。

宋江 哦，大姐不喜欢。好，我把座兒搬过去。（搬椅离閻惜姣略远，坐下）——大姐，你可好？

閻惜姣 我有吃的、有喝的，怎么不好呢！

宋江 哦！我也好。

閻惜姣 （背向宋江）誰問你啦！

宋江 不是啊，我問了大姐，大姐少不得就要問我啊。

閻惜姣 （轉臉，輕声地）沒有那么大的工夫。（做鞋，故意对宋江冷淡。）

宋江 大姐，手拿何物？

閻惜姣 你的帽子。

宋江 噯，分明是鞋兒，怎么是帽兒？

閻惜姣 知道，你还問！

宋江 是哪个穿的呢？足下花鞋还是新的，怎么又做新鞋？

閻惜姣 为我媽做的。

宋江 媽媽娘焉能穿得这双花鞋？

閻惜姣 真是貴人多忘事。你不知道嗎，今天十四，明天十五就是我媽寿誕之日。我做这双花鞋，是預备給她老人家上寿穿的。

宋江 哎呀，不是大姐提起，我倒忘怀了。这几日衙中事忙，恐怕我的礼到人不能到了。

閻惜姣 只要你礼到，人到不到不要紧。

宋江 哦哦，我礼到人也到。

閻惜姣 随你的便吧。

宋江 人人說道：大姐生得一双巧手，做得一手好針綫。今日我要瞻仰，瞻仰。

閻惜姣 我們做的是闊粗針、大麻綫，没有什么好看。

宋江 我要看看。

閻惜姣 一定要看？

宋江 一定要看。

閻惜姣 (咬断綫头)那么給你看。

宋江伸手接鞋。

閻惜姣 哎哟，好腌臢的手呀！

宋江 啊！我在衙中抄写墨卷，鬧了一手墨迹，未曾淨手，待我洗洗干淨。(擦手。)

閻惜姣 好干淨！

宋江 好了，拿来我看。

閻惜姣 当真要看？

宋江 要看。

閻惜姣 果然要看？

宋江 要看。

閻惜姣 那么給你看。(將鞋擲在地下。)

宋江 啊！方才你道卑人手髒，如今淨手已畢，你将鞋兒擲在地下，难道就不腌臢嗎？你有意这样輕慢我宋大爷嗎？哼哼，这还了得！

閻惜姣 哟，一根筷子吃藕——又挑眼兒啦！(拾鞋)我說宋大爷，有道是：洗手淨指甲，做鞋泥里踢。这个东西終久是要坏的。干嗎这么生气呀！你这么看，那么看。你看，你看！

宋江 (冷笑)哈哈！你講得有理。(用双关語諷刺閻惜姣)洗手淨指甲，做鞋泥里踢。它总是要坏的。

閻惜姣 你往哪里指？

宋江 (不答，假装看鞋)好，这鞋兒果然做得好。

閻惜姣 (也用双关語还刺)哟！你还知道好歹嗎？

宋江 为人在世，哪有不知好歹的道理！

閻惜姣 你看它哪点好？

宋江 花兒好，瓣兒好，样兒好；这叫做好，好，好！

閻惜姣 您說得这么好，难道沒有一点兒褒貶嗎？

宋江 唔！有点褒貶。

閻惜姣 什么褒貶？

宋江 顏色不对。(暗指閻惜姣对自己冷淡。)

閻惜姣 哼！既知道顏色不对，你就不該来呀。(从宋江手中



夺取鞋子，忽感觉言语过分，稍和缓）哼！又颜色不对啦！

宋江 大姐，往日我进得院来，你十分欢喜；今日进得院来，这样的恼怒，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

閻惜姣 我有吃有喝，还会有什么心事！

宋江 我看你一定有心事。

閻惜姣 慢說沒有心事；哼，我就是有心事，你也猜不着。

宋江 慢說大姐的心事，就是县里太爷的心事，要是不猜便罢……

閻惜姣 要猜呢？

宋江 猜他个八九不离十。

閻惜姣 县太爷的心事你猜得着，可是我的心事你就猜不着。

宋江 一定要猜。

閻惜姣 你不要猜。

宋江 大姐听了。

閻惜姣 （背身自語）真討厭。

宋江 （唱“平板”）

宋公明坐至在烏龙院，

猜一猜大姐腹內之情；

莫不是茶飯不遂你的口；

閻惜姣 宋大爷，你这头一猜——

宋江 猜着了？

閻惜姣 猜錯了。

宋江 怎么猜錯呢？

閻惜姣 想我們这样人家，吃的是鷄鴨魚肉，也就是啦；难